

在沙漠中开出一条路

——探访中建二局京新高速内蒙古项目

本报记者 梁笑语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交汇处，有一群人与风沙为伍，与困苦为朋，要在这大漠之中开出一条公路。这条路叫京新高速，这群人有着共同的名字——筑路人。

日前，记者来到中建二局京新高速内蒙古项目，探访这群筑路人的苦乐情怀。

风卷狂沙催人忙

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分几步？

项目书记何开太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测绘出道路的标高、走向，相当于在实地画出道路的轮廓；第二，修建临时建筑，比如实验室、搅拌站、指挥部、宿舍等，将所有生产生活场所建在工地边上；第三，才是修路、架桥。然而，这些工程在沙漠中进行，就变得格外困难。

首战大漠从测绘开始。在茫茫大漠中勾勒道路的雏形并非易事，一眼望去，全是一模一样的沙丘地，连棵树都没有，在这里不迷路都很难，测量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测量队两人一组，扛着红旗进场，将红旗插进地里，看着红旗辨方向。测量点离驻地较远，测量员只能带着干粮出工，不管吃什么，不变的“佐料”都是硬硬的沙粒。

风沙则是另一个考验。这里“从春刮到冬，四季一场风”，项目部的人说，“不到这里，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沙尘暴”。每年4月到6月，都是阿拉善盟沙尘肆虐的季节，大风卷着沙尘铺天盖地袭来，阻隔所有视线。

沙尘来袭怎么办？“马上停工，就地避风。”项目质量部经理杨成说。到哪里避？“其实避无可避。就是原地蹲下，用外套护住头脸。”有用吗？杨成笑了，“其实没用。沙尘无处不在，眼睛里、鼻子里、耳朵里、嘴里……到处都是。拿外套蒙一蒙，也就是个心理安慰”。

二工区经理李寅甫说了个窍门，“嘴里的沙子吐不干净，就喝口水咽下去”。

何开太说：“真正的沙尘暴来了，一步也迈不开，什么都看不见，喘气都困难。”

适应了风沙中作业，特殊的工程要求和流沙地质又是新的“拦路虎”。在这



测量员正在工作。

顾超拍摄

里，一年中有半年冬休无法动工，两年半的工期中实际有效施工时间仅有13个月；工程结构多样、分布面广，平均每隔360米就有一座桥梁或涵洞；地质条件复杂，特殊的风积沙路基含水量不达标，而在看不见的地下，流沙层又是难以攻克的难点……但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只只“拦路虎”在筑路人面前变成了“纸老虎”，在茫茫大漠上，一段段路基筑起来了，宛若巨龙不断延伸。

离开的人 留下的人

戈壁滩、沙尘暴，缺水断电没信号……面对恶劣的环境，许多人萌生去意。

5月，苏祥明带着20几个工人进场，正赶上狂风和沙尘肆虐的季节。正干着活，沙尘暴来了，铺天盖地的沙尘将人重重包裹，工人们怕得抱头跑；沙漠里特有的小虫子往头发里钻，咬得人又疼又痒；工程进度不容延误，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只一个星期，工人就走了十几个。老苏带着工友干活有25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沮丧、难过，却不认输。“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我们得有责任感、荣誉感。你走了，就是当逃兵，就是被困难吓倒了。”

有些管理人员也撑不住了，要求调工作或者辞职。一工区经理张卫兵对此表示理解，生活上的困难能克服，但生产上的困难真让人上火。项目地处沙漠，组织调度各种资源尤为困难，面对工期的死要求，张卫兵急得眼睛通红、彻夜不眠。“干不下去”的想法几次萌生，又被他按了下去。

项目执行经理赵鹏说，“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是的，这终究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京新高速的贯通，能为我国北部进入新疆辟出一条最快捷的大通道，从天津港至荷兰鹿特丹港也将拥有最为快捷的亚欧大陆桥。正是为了这项大事业，张卫兵仍在工地上忙活。和他一样，许多人选择留了下来，还有更多人奔着项目来了。

1993年出生的王宽宽今年刚毕业，一到项目就傻了眼。跟妈妈打电话时，他忍住心中的失落说：“这里天很蓝，云很白……”

裴晓惠今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原本可以做一名教师，却拎着行李和未婚夫于磊一起来到这里，在项目上做了办公室科员。于磊不同意她转行，“她不是学工程专业的，不了解工地上有多艰苦”。但裴晓惠态度坚决，“就是因为艰苦

我才来，两个人在一起，再苦也不怕”。

苦也好，难也罢，从未真正放在筑路人的心里，那只是需要攻克的一道障碍、必须翻过的一座山峰。

家远路长 情谊更长

裴晓惠把工区的宿舍叫作“家”。高低床、简易衣柜、折叠饭桌，就是这个家的主要陈设。“于磊爱吃饺子，有空我就包给他吃。”裴晓惠一脸幸福，期待着明年在沙漠上举办婚礼。

他们把家安在了项目，但更多人的家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那是身在大漠的人们心中最温暖的慰藉。

王宽宽还是向妈妈如实说了环境的恶劣。妈妈问能坚持吗？他说能。“能坚持就行。”妈妈说。

张卫兵向记者抱怨大漠中的信号不好，用手机与儿子视频，画面模糊不清，“真想抱抱他”。

11月底，杨成就要做爸爸了，妻子怀孕期间他都在项目上。“等孩子长大了，我要带他（她）去看我干过的工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

二工区工程部经理王晓晓今年1月离开家时，孩子才两个月大，“没办法，我们干工程的，走到哪，就得把哪当成家”。

“缺水断电不缺精神，风大沙大信心更大”，这些硕大号牌依次矗立在茫茫沙漠中，好似这群人呐喊出来的声音。在中建二局京新高速内蒙古项目的战线上，每一个筑路人不是以此时此刻的眼光看待眼前的困苦，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更远的时间点，那是不久的将来，京新高速建成通车的时刻。“到那时，再想想现在吃的苦、受的罪，又算得了什么？”张卫兵说。



患者的“守护天使”

本报记者 余颖

“小丑叔叔又来啦！”当这个声音在北京儿童医院的病房里响起，还在闹别扭的孩子立刻从妈妈怀里溜下来，拽着妈妈往门口跑。

小丑叔叔真神奇。他吹一口气，喊一句“阿斯巴拉轰”，两根绳变成了一根绳，一条白色的手绢变成了一朵花，几个简单的小魔术顿时让病房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笑声让人忘记了这里是医院。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刘进军也笑了。他是北京京剧院的退休职工，今年72岁，每周三下午，他都会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孩子们的“守护天使”。有他在，病房的欢笑就在。11年里，他为孩子们带来了千余场公益表演，志愿服务时间达2000多小时，用“逗笑疗法”帮助无数孩子减轻了病痛。

在北京的22家市属医院，活跃着1000多名像刘进军一样的“守护天使”志愿者，用爱心从事着心灵抚慰、临终关怀、义诊咨询等服务。

2014年，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组织22家市属三级医院，启动了“守护天使”志愿服务项目，招募了5000多名社会志愿者，定期或长期担任“守护天使”。

在医院内部，8000多名医务人员也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志愿服务。他们有的在医院内部志愿岗位参与或指导非专业社会志愿者做好志愿服务，有的开展义诊咨询及健康宣教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活动。

“守护天使”志愿服务项目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创新医院管理服务平台，更是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的舞台。

75岁的郎立林是北京宣武医院的“守护天使”。2005年，他患急性阑尾炎，在无身份证件、无钱付费、无医保、无亲人在场的情况下，被宣武医院救治痊愈。身体康复后，他选择参加志愿活动来报答医院、回馈社会，累计志愿服务时间已超1500小时。

29岁的闫宏伟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从事音乐志愿服务。每周二中午，他都来到回龙观医院，为患有精神和心理疾病的孩子们讲授音乐课。“用专业特长为这些孩子提供志愿服务，我内心很温暖。”

聚沙成塔，1年多来，“守护天使”志愿者不仅为患者注入了关爱真情，帮助了患者、激励了医者，还增进了医患和谐互信，推进了文明就医、温暖行医、科学办医水平的综合提升。



更多中国故事 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

2011年 467位 2012年 450位 2013年 429位

坚持铸就卓越

中国太平洋保险 蝉联财富世界500强

名列384位

太平洋保险
CPIC

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访问官网
www.cpic.com.cn

95500